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 第五十二回 復審案扶忠抑佞 再查庫假公濟私

當下孫武聽了焦廷貴之言，即道：“胡說！前者乃你們元帥自送銀子與我的。”焦廷貴喝道：“好刁滑的狗官！我元帥乃世襲侯封，兵權秉屬，豈懼你一群宵小鼠輩，送你絲毫銀子，狗官休得妄言欺人！”孫武又道：“包大人，前日焦廷貴毆辱欽差，也該問罪，今日在大人法堂上，原來也如此沒規矩的！”包公道：“焦廷貴！不許胡鬧！”即令左右逐他出堂，焦廷貴下階去了。包公道：“孫武，今未動刑，招認了詐贓之罪，也算你造化，得免行刑。”喝他下堂，又吩咐帶上沈國清。奸臣初時抵賴不招，次後熬煎刑法不過，只得從頭招認，獨卸脫了龐太師這奸臣，雖是他念平日師弟之情，也是龐洪惡貫未滿。當下包公又問道：“李沈氏實藏那方？”沈國清料想瞞他不過，不免招出，一同死吧，只得言明在尼庵中。包公立遣張龍、趙虎往拿沈氏，豈期這刁婦早已聞風。他雖躲在庵內，天天差王龍打探消息，正候著與夫、子報仇。是日忽見王龍氣喘籲籲，進內報說：“尹氏夫人被包大人起屍救活，萬歲又發交包大人審問，孫大人、沈大人一口招認，今即差張、趙二役來拿捉叩聞告狀人，倘奶奶去時，定然凶多吉少，反不如速速逃生為妙！”沈氏聽了，嚇得魂飛天外，發抖道：“不好了！不想今日大難臨頭，也罷，丈夫、兒子都已死盡，我即留此殘生，也不中用了。”即打發王龍出外，急急忙忙，正要自縊，又見七八名女尼進來，齊說：“包大人差人在外，立刻要夫人至案，快些去吧，不要於連我們。”沈氏道：“妾已知了。吾犯國法，決不連及你們。”可憐沈氏上吊也來不及，即回頭向牆上狠狠兩撞，撞破了天靈蓋，腦漿迸出，鮮血漂流，僕於地下而死。女尼數人，要救已來不及，只得齊奔出外，說與張龍、趙虎得知。二役聞言，進內看過，回衙上復包大人。包公如聞別人之言，自然要相驗分明，只因張龍、趙虎二役乃包公得力用人，歷次試測，秉直無差，諒也無弊，故免親到相驗。包公當堂擬判：

李沈氏如若情真，立於不敗之地，何不挺身出堂？如今撞壁身死，情弊理怯，畏罪自殺。李成父子冒認功勞事已顯然。足見得楊宗保並無屈殺有功之人。然而焦廷貴毆辱欽差，應得革職摘參之罪。念所毆系詐贓之人，忿邪嫉奸，姑予從寬免議。據孫武供稱：楊宗保庫常缺，尚應差官復往查明，倘果虧空，照數處分，依律定議。狄青失衣是真，幸已不日討還，且有血戰軍功抵罪，未便即封受帥。李沈氏所呈三狀，按律定須嚴究主唆之人，存案定罪。但該氏早經斃命，無從根究，惟該氏生性刁惡，妄呈王狀，有礙朝廷雅化。雖已畏法殞命，然典刑未便苟且以從，應請戮屍，以彰國法。孫武藐違旨命，不稽倉庫，私圖焚贓，雖贓未現獲，律當斬首。沈國清身居禦史，享朝廷厚祿，不念君恩，專顧私恩小惠，而圖網盡忠良，假供欺主，例應處斬，罪及妻子，幸妻賢良，可免坐及之愆。惟其受夫恥辱，從容自盡，死後尚圖忠君報國，略私思而存大節，當代賢淑，亙古無雙，應叨旌獎。嗚呼！五刑不立，何以懲奸？功懋不賞，何以勸善？臣不勝待命屏營之至！

包公分斷已畢，吩咐將犯官孫武、沈國清嚴加鎖，收禁天牢，焦廷貴仍歸楊府。又令家丁護送尹夫人回轉禦史衙中。焦廷貴回轉天波府，余太君眾夫人甚喜，此話不提。

又有龐府家人，打聽明白，回歸相府報知，龐國丈心頭納悶，孫秀也是一般著急。只為素知包拯是個硬烈之官，即王親國戚，亦畏懼於他，而當今天子，也怕他硬直性情，奈何他不得。

次日早朝，將審案本章呈上，天子看畢，怒道：“可惱賊臣暗欺寡人，若非包卿先行回朝，險些害了邊疆棟樑之將。朕今依議。”仁宗當即降旨說：

尹氏乃一女流，豈期具此賢慧，割卻夫妻私恩，深明君臣大義，保國除奸，忠良免禍，朕也欽敬，詢為萬古女師，合當表行，即於禦史府，改賜族表流芳，加封恭烈元君，每歲額加俸祿二萬兩，俱歸沈國清夫人尹氏收管。每逢朔望之日，文武官代朕一月兩謁，以示榮異。生則永叨厚祿，死則附葬皇陵，享其榮祭。而邊關倉庫也要依本復查定奪，狄青功罪兩消，未得拜帥，著於邊關效力，日後再行封賞，焦廷貴雖毆辱欽差有罪，姑念先祖功臣一脈，又是出於忿邪嫉奸，情有可原，寬恕免究。沈達跋涉被羈，升加一級，以補其無辜受累，並令回關，不得久留。二奸正法，即著卿施行。

包公領旨，當日國丈心頭放下，他初時只恐案內定有牽連，如今並不提及，想必包黑也畏懼著他。若問包公，豈不知龐洪主唆的？然沈氏既已殞命，死無對證，非但扳他不倒，反被奸人取笑。二者聖上也自明白，論他不必追究主唆，這個人情不得不從權做的。

不表國文得意，只惱得孫秀滿面漲紅，可憐兄弟一朝差見，依了丈人之計，免不得身遭國典。當日退朝，包爺奉旨正法兩奸，一刻難留，回衙吩咐吊出二奸網綁，來至法場。眾軍人押了犯人，排軍扛抬鋼刀，哄動多少百姓閒人，遠遠觀看，紛紛言論。那沈、孫二奸，押至西郊，猶如呆子，魂魄飛揚，頃刻鋼刀分段，鮮血淋漓。包公打道回衙，閒人散去。

次日設朝，包公復旨，聖上傳旨排賜筵宴，命富大師、龐大師、高太尉、韓吏部相陪，包公俯伏謝恩。就宴畢，復奏君王，差官往邊關再查倉庫。君王瞧看兩旁文武，問道：“包卿，你欲那位官員前往？”包公尚未開言，龐太師出奏道：“臣有啟奏。臣思狄青失去征衣，楊宗保本上緣何並不提明？亦有瞞君之罪，未便置之不究，伏乞聖裁。”包公想：老夫放脫你，你反氣不過他人。隨即奏道：“國丈保薦孫武盤查倉庫，故違主命，倉庫不查，反替國丈詐贓起禍，他罪比楊宗保大加數倍，也該梟首正法。伏乞聖裁！”天子看看國丈，暗想：你多言插舌，反使朕難於分斷。當下君王因礙於國文，免不得兩面周全，即道：“都是些小之事，一概寬免了。”國丈謝恩，又要復奏。天子道：“龐卿不須奏了。”國丈道：“臣非奏別事，乃是薦員復查倉庫。”無子道：“卿薦那官？”國丈道：“臣薦兵部尚書孫秀可往。”天子聽了道：“包卿，你知孫兵部可往否？”包公道：“孫兵部果當其任。”天子即傳旨，著孫秀往邊關復查倉庫，須要實力奉行，不得詢私，回朝復命，另有升賞。兵部領旨。國丈又道：“臣有復奏。”天子道：“卿又有何奏？”國丈道：“陛下不準封贈狄青為帥，也須降旨，莫若使孫秀一併齎詔，以免又復差官，徒勞往返，不知聖上主意如何？”天子道：“此算倒也可準。”即詔交孫秀，包公暗想道：好不知利害奸刁，還思作弄，孫秀此去，倘有絲毫作弊，管教他又嘗鋼刀美味。當日群臣別無章奏，君王退朝。

且說包公一日到趙王府內，拜見潞花王母子，關於陳橋遇李太後之事，並不提及，只將狄王親失征衣，立下戰功之事，詳細奏明。狄太後微笑道：“包卿你太薄情了。我侄兒立下如此大功，理上還該加升重職，楊元帥上本自讓為帥，你何故反阻擋聖上？”包公道：“臣啟娘娘，狄王親有此武功，該得升職。但他失去征衣，罪也重大，這是朝廷律例，有功得賞，有罪必罰。倘不計罪而計

功，不獨廢弛國法，且難服眾奸黨之心如若被他參奏，反覺無趣了。臣為國秉公，倘要徇私，寧斷頭難依，伏乞娘娘鑒察。”太後聽了，欣然道：“包卿若不說明，我倒錯怪你了。已略飲數杯淡酒如何？”包公道：“多謝娘娘，臣不敢當。”登時告別，潞花王也留款待，包公力辭，只得由他拜別而去。

包公暗想道：可曬太後，不明道理，錯怪別人。只我將狸貓換主事究明，你也蒙著欺君之罪。一路無言，到了天波府內，焦廷貴聞報，出來迎接，請出佘太君。包公見禮坐下，杯茶敘談。太君道：“我家孫兒被奸臣算計，多蒙大人一力周全，使老身感激不盡，尚未到府拜謝，反勞大人光降，心有不安。”包公道：“此乃下官與國家辦事，那敢當太君重謝？”太君又道：“我孫兒既無虧空倉庫，今又往盤查，是何緣故？”包公道：“告稟太君，下官當審究時，孫武稱言元帥也有虧空之說，倘經別官領審，已將此言抹煞，也未可知。惟下官出仕朝廷二十八載，由做知縣官案歷萬千，只依法律公辦，故孫武所供，也要奏知聖上。今天龐洪又薦保孫秀前往了。”太君聽了，愈覺駭然，呼道：“包大人！老身久曉孫兵部是奸臣黨羽，如今奉旨往查倉庫，此賊心不秉公，只優波浪興翻，怎生是好？”包公道：“太君且請放心。孫秀此去，倘有詢私作弊，自有國法與他理論，下官豈肯輕饒縱放？只祈太君早日發遣焦廷貴轉回邊關，不可稽延於此，以免元帥不安。”言罷告辭。太君道：“大人再請少坐，水酒粗饌相款，望祈勿卻。”包公道：“雖承太君美意，惟賤冗太煩，改日叨領。”

按下包公回府而去，只言佘太君即日告知孫媳穆氏夫人，修備家書一封，取出白金百兩，交付焦廷貴、沈達二將。刻日用膳罷，拜別老太君與眾位夫人。家丁早已牽出兩匹駿馬，鞍轡整齊。二將欣然騎上。老太君又吩咐二將，路程小心，休得恃勇闖禍招災，孫兵部不日奉旨又到，復查倉庫，此賊定然詭計多端，說知元帥眾人早為防備，勿墜奸人之計為要。二將諾諾答應，一徑出了楊府，馬不停蹄，徑往邊關而去。這孫秀奉旨復查倉庫，可能又要謀害狄青、楊宗保二人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